

玻璃窗上落着清晨沉重的水汽  
佑书在那一片水汽上写下：

再见

未夕<sup>著</sup>

Weixi works

# 烟花易冷

—Yanhua Yileng—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周杰伦10年主打歌《烟花易冷》同名畅销小说。  
她美丽聪慧，他清秀俊雅；他们错过半生，却是相思半生。  
一座孤院，一盏孤灯，一切终是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未夕<sup>作品</sup>  
Weixi

# 烟花易冷

Yanhua Yile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花易冷/未夕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399 - 4027 - 4

I. ①烟… II. ①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1831 号

- 书 名 烟花易冷  
作 者 未 夕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国靖 戚兆磊 杨 晨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秦 瑶 瞿昌林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7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027 - 4  
定 价 25.0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Contents

目 录

## 上部：江淑苇



3 第一章 逝母

8 第二章 佑书

14 第三章 拈针

21 第四章 拾留

27 第五章 解放

33 第六章 继母

39 第七章 秘密

45 第八章 春天

52 第九章 突变

58 第十章 疤痕

65 第十一章 暖意

72 第十二章 失得

79 第十三章 出征





# Contents



- 85 第十四章 等待  
92 第十五章 迷梦  
100 第十六章 育森  
107 第十七章 饥饿  
114 第十八章 成婚



- 121 第十九章 生活  
128 第二十章 战友  
135 第二十一章 冬至  
142 第二十二章 永别  
149 第二十三章 离乡  
157 第二十四章 比目  
163 第二十五章 重逢  
169 第二十六章 失去

## 下部：顾微微

177 第二十七章 微微

183 第二十八章 入学

189 第二十九章 流言

195 第三十章 痴心

201 第三十一章 记忆



207 第三十二章 姨母

213 第三十三章 恋爱

219 第三十四章 婚姻

225 第三十五章 伤痛

231 第三十六章 晓薇

237 第三十七章 难言

243 第三十八章 婆母

249 第三十九章 骇然



Contents



# Contents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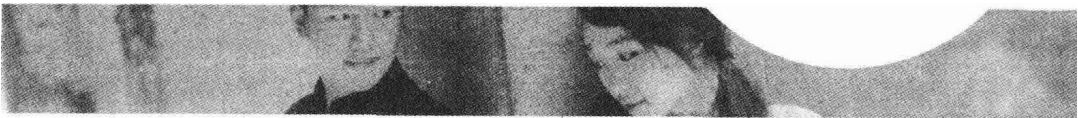
- 255 第四十章 缘由
- 261 第四十一章 意外
- 267 第四十二章 心疑
- 273 第四十三章 真相
- 279 第四十四章 无语
- 285 第四十五章 绝望
- 292 第四十六章 分手
- 298 第四十七章 姐姐
- 305 第四十八章 寄托
- 312 第四十九章 踟蹰
- 319 第五十章 彻悟
- 325 第五十一章 遗憾
- 332 第五十二章 至爱
- 338 尾 声 开放

上部

江淑第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潮湿燥热，日子一寸一寸地生了霉斑。

八月里的一天，傍晚的天气，闷得透不过气来，像是有无形的手扼着人的喉咙，不叫人舒坦地喘出一口气来。隐隐地，听得见一阵一阵沉而远的雷声，仿佛什么人拉着巨大的石碾子，从天边艰难而来，空气里几乎要滴下水来。

十一岁的江淑苇穿了件月白色细夏布的短袖旗袍，在前院的墙根底下掐指甲花。她捧了只缺了点口的蓝花细瓷碗，将掐下来的指甲花放在碗里，捏了块半透明的明矾，喀哆喀哆地捣着，红色的汁子溅了出来，溅在她的衣襟上，她哎呀了一声，扯了小手绢去擦，只是徒劳，那渍子越擦越大，成了粉红的一块。她索性不去理它，赶着一朵一朵地将那小而红艳的花掐下花枝。

今年这一片指甲花长得尤其好，扑拉拉开了密匝匝的一片，叶子浓绿得近乎发黑，枝丫间爬着虫，茂盛得有点诡异。墙根下的青苔也格外地厚，淑苇踩着了，半个脚面都要隐进去，软而滑，吱的一声洒了水出来，吓了她一跳。

忽地，淑苇听见有人叫她。



是家里的张妈，搵着两只裹了又放开的小脚飞也似的赶了过来，一路叫着小小姐小小姐，一阵风似的卷了来。淑苇下意识地用手掩了掩前襟上的那块粉色迹子。张妈嘴碎，看了是要说的，新制的旗袍，又是多少多少钱的布料，多少多少钱的裁缝账，淑苇有点怕她。

谁知张妈全不在意，拉了淑苇的手，叫着快快、快些快些。

淑苇被拉了个趔趄，手里的小碗啪地落了地，染了一地的花汁子，血也似的红。

张妈拉着淑苇跌跌撞撞地往后院自家屋子赶，穿过前院时，张妈看见井边刚汲上来的一桶水，也不及问是谁家的木桶，上去倾了水替淑苇胡乱地冲了冲手。

张妈是苏州乡下来的娘姨，最是爱干净，从没有这样马虎地替淑苇洗过手。淑苇小小的心眼里，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加上院里邻居奇怪的眼神，淑苇莫名地怕起来，紧紧地攥住了张妈的手。

赶到自家门口，进了堂屋便觉眼前一暗，这一进屋子光线一向不大好。张妈拉了淑苇转到南边的屋子，那是淑苇母亲养病的地方。

迎面是母亲的大拔步床，深而广，像一个黑洞，活活地要吞了人进去。

淑苇的父亲站在床前，低着头，他深浓的头发，黝黑的面色，穿一件深灰色哗叽长衫，更显得人瘦且高，如同一枚冷硬尖锐的钉子直直地钉在那里。

小大姐拈针更深地低着头，蓬着头站在父亲身体拖出来的一方阴影里，薄薄的夏衫遮不住鼓起的肚子。淑苇十四岁的姐姐淑真趴在母亲床边低低地哭。

在那拔步床的最深处，母亲缩成一团，这样的天气，身上还盖着一床缎子被面的薄棉被，母亲枯瘦的手攥得紧紧的，落在被子上，她的脸呈一种吓煞人的青灰色，眼半睁半闭着，一口接一口地倒着气。屋里静极了，只听得母亲喉咙口那啾啾的出气的声音，淑苇下意识地就要往张妈的背后藏。

张妈推着她上前，“你快，快叫你妈妈一声。快叫！”

淑苇的声音发着抖，“妈，妈，妈！”

母亲的眼睛忽地亮了一亮，像是想转过头来看，然而她已经没有那个气力了。淑苇几乎听见她脖颈间咯吱咯吱的声音，像锈死的门闩。

淑苇也倒抽了一口气。

张妈轻轻一推，淑苇便跌跪在床前。她把脑袋藏到不住地轻轻抽泣着的姐姐的腋下，小狗似的拱了两拱。

姐姐淑真转过脸来，暗色里，标致的脸上是两只肿得桃儿似的眼睛。她伸手搂了淑苇，用脸去蹭着妹妹的头发。

就听张妈突地拔高了声音叫道：“太太，太太！”

淑苇抬头看着床上的妈妈，听得她喉咙里咯咯的两声，咽了最后一口气。

姐姐尖声地痛哭起来，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小大姐拈针也哭了出来，却又不肯大声，这丫头连哭起来都是那样地名不正言不顺。

淑苇忘了哭，只觉透骨的凉，这大伏天里，她生生地打了一个哆嗦。

接下来的记忆便模糊了。淑苇就记得自己穿着白色的里衣，上面一个扣子也没有，布质粗糙，磨着她的皮肤，里衣外头罩着浅黄的麻衣，就那么一块粗麻，半点针线也没有，披在身上，腰里一条尺把长的白布带子，扎得紧紧的，还戴了顶孝帽。边上跪着与她同样打扮的姐姐淑真，她们面前的大火盆里呼呼地燎着火，一擦一擦的银元宝与黄纸钱在火里翻腾燃烧，扑扑扑地飞起烧得发了白的灰来，掀起一阵阵灼热的气息，熏得淑苇的脸紧张得像糊了层纸壳子。

淑苇撑在地上的双臂开始簌簌地抖，她转眼去看母亲的屋子，黑洞洞的。淑苇知道，母亲的棺木停在里面。原本说是要按规矩在家里停上个三五天的，可是，天气这样热，父亲决定，明早就把母亲的灵柩送到城外的姑子庙里，然后送回老家湖熟去下葬。



淑苇只是怕，只是怕得忘记了哭，怕得不明白自己这是在做什么。

一拨来吊丧的人刚走，父亲送他们出去。

父亲进来了，淑苇看到他的后背有老大一块湿了的汗迹，一路直到腰际。他掀起长衫的下摆坐在椅上，脸庞比以往更瘦更黑，眉毛纠结成一团大疙瘩，刷地打开折扇，用力地扇着风。

张妈进来，附在他耳边说了两句，淑苇只听见“伊来哉”几个字。

父亲显得十分不耐烦，又呼地收了扇子，在手心里吧吧吧地敲打着说：“我去看下。”说着抬腿出去了。

张妈过来把淑苇姐妹拉起来，招呼她们去厨房吃点东西。天太热，肚子里没食，怕头晕或是中暑。

淑苇透过厨房的窗子向外看，看见父亲与一个更加瘦骨嶙峋的男人站在一处。那男人面黄肌瘦，头发枯萎，躬腰塌背，手里捧了一摞纸钱供品。淑苇转头对姐姐悄声说：“大伯又来了。又来了！”

淑真气哼哼地哑着嗓子说：“我们家里都死了人了，他还不忘记来打秋风？”

正说着，忽听外头轰的一声炸起了一团人声，然后是许多人的脚步声，像在奔跑，夹杂着叫声，可是听不清爽。一瞬间淑苇觉出一种塌了天似的恐惧，一骨碌从椅子上滚倒下来，惊叫着张妈张妈。

张妈一拐一拐地进来，抚着淑苇的头顶，“不怕不怕，是好事情。说是日本人投降了，人都跑出去了。”

张妈拉了姐妹两个进到她们俩住的北面的屋子，叫她们坐在靠窗放着的一张竹床上，“你们千万别出去，外头人多，全是人，怕有拍花子混在里头拍了你们去！我出去看一下就回来。”

淑苇与姐姐靠在一起，心里充满了恐慌，她觉得她的日子翻了个过儿，什么都不一样了。这变故叫她怕极了，稍一动弹，那竹床便咯吱响一声，连这声音都叫她怕，她对姐姐说，我冷。淑真在她额上摸一摸，不烧呀，她说，你怎么了？




淑真看着妹妹煞白的脸，以为她是中了邪气，也怕起来。

这一个黄昏，江家姐妹俩搂在一起发着抖。外头是闹哄哄的人声，隔了院墙传过来，有哭的，有叫的。忽地，平地里起了一阵风，吹得窗子咣当地响，一个雷打将下来，豆大的雨点子啪啪啪地落下来。只一会儿工夫，天地间就是一片雨雾，激起一团一团湿热的腥气。

这一天，正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

这个月里头，江淑苇死了妈。

日本人投降了。



沈佑书怀里抱着一摞母亲刚画好的画，踏着青石板路往相熟的画店走去。母亲说，上一回画的两幅仕女图挂出去不过四五天便有人买了去，这倒是好兆头。不比早两年，人护着命躲着枪炮想法子活下去才是第一等的大事情，谁还有闲钱买画，何况又是名不见经传的画者的画。等这一次的画卖了钱，佑书兄弟俩下半年的学费就有着落了。要是卖得好，说不定还能给兄弟俩添件新小褂。再过两年，不打仗了，买画的人多起来，日子会好过的吧？

天气太热了，又刚下过大雨，青石板上湿滑得几乎叫人站不住脚，全是一洼一洼的小水坑。一会儿的工夫，日头从厚云里探出头来，映着水洼，一点儿一点儿地闪着。忽地，太阳又被乌云遮住了，那水洼失了光，便映出一点儿青石的乌色来。佑书暗暗后悔忘了带油纸伞出来，看样子还得下雨。

转到长乐路时，街面宽了，人也多起来。有人迎面跑来，把佑书撞了一个趔趄，佑书赶紧避开，沿着临街店面的屋檐下走。乌青的檐瓦下吧嗒吧嗒地落下水滴来，打在佑书的头顶。佑书抬起头，有一滴水正巧落在他的眉间上，他的眉间有一颗胭脂痣，那一点儿冰凉顺着鼻子滑下来，佑书笑了起来。

街上的人越发地多了，许多人跑着，或是急急地走着，有人在叫，“黄包车黄包车！”有人与同伴在说：“我要到新街口去打听点事情，听说市长被抓起来了，就关在中央储备银行，军政部长都给毙了。”

“哪个说不是，都乱得一塌糊涂了。听说蒋介石下了命令，还让日本人管着南京这块地面呢！”

“乖乖，那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说不定又要跑返了。”

佑书慌乱起来，如果是真的，可怎么办？家里还有妈妈跟哥哥，妈妈还有病，真的还要逃一回难吗？

佑书加紧了步子，想着赶快把画交给画店老板，回家去找妈妈同哥哥。

天色更暗了，明明是早间十点多，却暗得像傍晚似的。闷雷声从天际滚过来，忽地起了一阵大风，吹得整个街面都浮了一浮，临街店铺里有伙计叫道：“好一口风！爽快爽快！”店铺楼上有人骂着娘姨，“要下雨了，收衣服啊！没眼色的东西！”

佑书穿过街道，再走一会儿就到画店了。

一个炸雷劈下来，紧接着哗——雨便倾倒了下来。

佑书的身上一下子就湿了，他把画藏在衣服里，在一片白茫茫的雨雾里跑了起来。略大的鞋子不合脚，阻碍了他的行动，路又太滑，他一下子摔在地上，跌得狠了，半天没爬起来。雨柱抽在背上，鞭子似的，重而冷硬。等到佑书一瘸一拐地进了画店，从衣服下面拿出母亲的画时，发现除了最里头的一张只湿了一角之外，其他的都模糊了，不能要了。

等佑书从画店里出来时，雨竟然已经住了。夏天的雨就是这样来得快去得急，叫人摸不着头脑，这个城市里的人早就习惯了。太阳从青灰色的天际露出一线光来，打在水汪汪的街面上，熨热之气全浮了上来。

这时候，有吹鼓之音传过来，是哭丧调。接着，从街角转出一队人来。最前头是吹鼓手，然后是一个高瘦的男人，乌黑的棺木，两个女孩子身着重孝跟在后面，一个身量略高些的护着小的那个，两个都是端正的眉



眼、乌油油的头发。忽地，小的那个被自己孝衣上拖下来的带子绊了一下，猛地向前跌倒，拉扯得姐姐也跌了下来，那做姐姐的立刻哀哀地哭了起来。

画店的老板一脚跨出来，站在佑书身边的台阶上，叹了一口气说：“老江家在出殡，居然挑了这么个天！两个娃儿可怜嘞，死了娘，过一两年有了晚娘，就有了后爹，日子要难过了。”

佑书呆坐在台阶上，看着送葬队伍里的小姑娘。小姑娘抬眼也看到了他，隔了人，隔了阴沉沉、悲切切的曲声，佑书看着那小姑娘脸上凄惶的表情，他想起自己死了的父亲。

父亲的画像就挂在母亲屋子的正墙上，画像是母亲的手笔，照着父亲生前的一张小照片，界尺打了密密的格子，用炭笔画成的。父亲死讯传来的当天，母亲也没恸哭，却一夜未睡画成了那张画。画像上的父亲很年轻，着着军服，面目严肃，炯炯的双目隔着镜框看着陋室的破案与孤儿寡母，画像下方的五斗橱上常年燃着一柱线香。

沈佑书看着手中湿烂成一团的几张画稿。

颜料被水洒了，染在他的手上，像是手里抓了一握的悲欢离合，七零八落。

摔破的胳膊与膝盖火烧火燎地痛起来，十二岁的佑书鼻子一酸，和着那哭丧的调子，呜呜咽咽地也哭了起来。

淑苇的母亲被送走了，停在城外的姑子庙里。

父亲叫了匠人来家里，把母亲住的那间屋用石灰重新粉刷了一遍。母亲得的是肺病，说是会过给人的，这几年她养病期间，淑苇姐妹俩都很少进到她的屋里，她也不让，总是一见到两个孩子进来便撵了她们出去。后来连父亲都极少进去，及至母亲去的那一天，淑苇看着母亲，竟有陌生的感觉。她小小的心思里，竟不敢承认那个衰败枯萎得吓人的女人会是她清秀温柔的妈。

粉刷屋子时，母亲的梳妆台与箱笼都被抬了出来。其实也没什么好东